

曾文正公書札卷三

起咸豐癸丑十一月訖十二月凡三十三首

與駱中丞

接奉初九申刻手示並咨到 寄諭敬悉一切援鄂自是正辦
尊見極是待前信痛切言之而不敢決者以待既不能回省則
雖發此議仍應閣下裁定今得老前輩主持赴鄂之見甚堅全
楚幸甚天下幸甚 諭旨飭辦之件即能趕緊辦到猶爲人臣
者稍盡微悃之一端望卽催王璞山帶湘勇三千星速起行至
要至懇惟 諭備礮船倉卒實難與辦敵處所擬之陣止堪湘
中之用若以放於重湖大江則躡身短小難歷洪濤若因此式

推而大之則行動笨滯又夏憩兒所謂以之堵禦則有餘以之轉戰則不足者也且連日大雨卽搭一廠而不可得而造簞更難就設計造備百簞教練千勇非兩月不爲功卽成矣又不克爲援鄂之用智慮短淺祇增愧憤自憐而外或另籌礮船如小艇釣鉤之類而民舟旣不能多雇水手又不習戰陳以視三五千帆之賊艘多寡旣懸勇怯隨之或且棄舟潛遁此項船隻仍以資賊此亦意中之景態非好爲過慮也再四思維如何而可不特欽奉 諭旨莫能復奏而賊檣橫塞江漢將何以驅之役去東南全局桑梓深憂豈堪設想老前輩焦慮之餘當有至計現擬如何復奏卽求飛示

與吳制軍

接奉大咨令派兵勇赴鄂初十日奉呈一函言令王璞山帶勇三千往援想已收到頃得申丞回信與國藩意見相合大約日內可起行惟帶勇之人實難其選璞山血性過人而才器難以馭眾前將三百六十則恢張有餘今加至三千則恐照料不周前已將信稿呈閱矣此外官場如平江林令代理興甯之孫令頗能自將一軍而倉卒不能調遣國藩昨以書囑夏觀察帶兵一行而省垣需才恐不果行紳士中亦有數人可用目下俱以他務不得往到鄂以後將湘勇交朱石樵刺史或少得力耳吾師昨咨申丞請南省籌撥銀二三萬解鄂現在有委員解廣東

餉銀十萬往江南大營國藩思天下大局能通南北之咽喉者
惟鄂能扼長江之中樞者惟鄂此時之鄂視金陵更爲喫緊武
昌兵勇近萬人萬一餉需不繼一旦潰散豈復可問已函商中
丞竟將此項粵餉全解鄂省支用權其輕重緩急不得不出於
此或由中丞奏或由吾師奏想 朝廷亦必深諒也

與劉孟容

伯母已得安葬甚善四方多故早爲封樹卽亦無復它慮岷筠
兩君國藩日日系念今辰得筠仙書知已自黃陂與岷樵分手
遂得南旋想已安抵梓木洞矣惟岷老之師尙在漢陽德安一
帶未得渡江退保武昌茲以爲系耳璞山在衡與國藩約共招

勇六營往江南殺賊將報湘人七月之仇兼助岷樵一臂之力其餉銀軍裝皆由勸捐自籌不欲取之省局所以別於官軍自成一枝義旅也厥後璞山歸湘卽往省城請餉蓋與初議異矣適會下游警急中丞囑璞山帶勇晉省防堵此則局勢與在衡之議大變自有格例未可意爲伸縮而璞山請餉請器物多不中程以是省局上下大滋物議而璞山語言意氣又多不檢以是訾議其短者評譏日入於吾之耳書函日入於吾之目國藩昨爲一書規箴璞山未知其能細味而曲從否僕蓋愛之深而思愆成之非以文吏常譚挫其銳氣也鄂省事棘萬不可不發兵往援自璞山外殆罕有請纓自行者而此老雖銳以自任左

右無能夾輔之人以助其義氣而彌其闕失是用隱憂老弟當亦同此懸懸也樹堂九月已歸去吾弟能來此一存視否吾不願聞弟譚宿腐之義理不願聽弟論膚泛之軍政但願朝挹容暉暮親臭味吾心自適吾魂自安筠老雖深藏洞中亦當強之一行天下紛紛鳥亂於上魚亂於下而容筠獨得晏然乎聞吾弟與岷樵書稿抑所謂膚泛者也岷在江西與鄧厚甫大不協張中丞常以此等議論勸岷老尊書之旨蓋相去不遠獨文詞深美遂躋古人國藩入世已深厭閱一種寬厚論說模稜氣象養成不黑不白不痛不癢之世界誤人家國已非一日倘有所觸則輪囷肝膽又與掀振一番非吾弟亦無以發吾之狂言

與駱中丞

賊船下竄全楚稍可解嚴然回竄江西仍是意中之事湘勇搜鄂之師鄙意令其閒出東道由長沙至平江以趨通城在通城探明賊蹤若尙在鄂渚則北出崇陽咸甯以達於鄂若已竄江省則東出義甯奉新以達於江既可二者兼顧且聞巴陵蒲圻驛道搬徙一空米鹽無可售買反不如通城小道猶有買辦也乞告之岫屏璞山諸君細問北來之人斟酌行之廣東旣雇紅單船三十餘隻赴江南助勦何以向帥江面絕無舉動抑有所爲而此閒未聞耶 寄諭令侍帶勇援鄂此時鄂中事弛侍可不必前往若賊尙未退而逆舟千艘布滿江漢我無一帆一筏

豈能驅逐使去侍雖帶勇前往固亦智慮短淺無能裨益至侍所練之勇三營止堪施之士匪以禦粵匪則仍恐潰散蓋出差時多練不滿百日人不過千數僅勝尋常新集之勇一籌未可以杯水遠救車薪自三營而外惟寶勇差強人意其餘益不足數而寄諭已有成效之言京師傳聞每多虛譽耳日內侍當據實覆奏其派兵援鄂之摺則與尊處會銜覆奏

與駱中丞

昨日寄諭侍擬爲覆奏陳不必自往援鄂之由蓋鄂省可以守者有二城外無屋池濬甚深一也兵勇尙多文武警懼盡力二也其可慮者亦有二賊艘滿江我無一舟無以逐之一也餉

項有限外之接濟二也其可守者不待待之去其可慮者待去亦無如何待非敢畏難趨避卽去冬初到省時奏明守制之人不敢出本省一步目今時事糜爛但使此身有絲毫利益於國亦不復堅守不出省之說惟自計水路一無準備待雖於張守王永所率三千之外再帶二千前往亦不過同守鄂城卽漢陽一水之隔亦不能飛渡遂賊有侍何益無侍何損若賊現竄青山下游卽不復回舟反鄂則不特待不必去卽璞山援鄂之師亦屬虛糜反復思維目前待實可不往止得據實覆奏待現在衡州開設捐局如衡清耒常祁陽五縣皆有紳士前來願歸督辦大約十一月尙有可觀至造簰改船之事如果可備湘河

亦尙有益於本省但恨苦雨不止自初八至今十日未得續行造成令人惱殺耳

與王璞山

接到手書改過光於日星真氣塞於戶牖忻懋無極前者足下過衡意氣盈溢視天下事若無足爲僕竊憂其乏惕厲戰兢之象以其握別匆匆將待再來衡城時乃相與密語規箴以求砥於古人敬慎自克之道自足下去後而毀言日至或責賢而求全或積疑而成謗僕亦未甚深慮逮吳竹莊書來而投梭之起乃大不懌於是初八奉規一函僕函既發以後又接家嚴手諭道及足下忠勇勃發宜大蘊蓄不宜暴露然後知足下又不

理於梓里之口向非大智慧轉圜神速痛自懲艾幾何不流於
矜善伐能之途古人謂齊桓葵邱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
亢盈悔吝之際不可以不慎也比聞足下率勇三千赴援鄂清
僕既幸吾黨男子有擊楫聞雞之風又思旁無夾輔之人譬如
孤竹干霄不畏嚴霜之摧而畏烈風之搖終虞足下無以荷此
重任頃朱石樵書來渠自鄂省十一二即可起行大約日內可
到長沙觀其書詞則逆賊全數下竄武昌業已解嚴僕昨奉
諭旨令帶勇即日援鄂今不特僕不必去卽足下亦可免此一
行僕另有書致中丞商湘勇停止援鄂之舉不知意見合否祈
足下面稟中丞細決行止至足下之初志欲興義旅徑赴下游

殺賊則須計出萬全不可倉皇一行蓋舟師必須兼備操練必
須兩月裹糧必儲半年三者闕一皆有坐困之道而無成功之
理朱石翁殺賊之志甚銳且堅此次歸來必且大有興舉若中
丞能從僕言停止援鄂之行則望足下與朱石兄同來衡城就
僕熟計講求水戰之道精析練勇之法僕雖不才亦當隨諸君
子杖劔東下討此凶逆如足下鄂中之行勢不能止猶望示我
一書苦雨多愁所懷千端諸惟心照不盡

與駱中丞

接奉惠函敬悉一切合江皖兩湖之力合舉進剿尊見極是此
時總以籌備水師爲先務昨裕時卿太守信來言須船與藤並

辦所論甚有理侍前所以專言辦者以實無銀辦船也民船必
須改造改造必須價買每買一船大者數百小者亦百金卽用
船二百號亦非數萬金不可是以憚於興辦近日通盤籌畫此
數萬金竟不能不用蓋湖北經田鎮失事之後從前礮船盡化
烏有南省亦無一船將來兩省何以禦賊不如侍尙閒暇將船
牌及時興辦究竟不無裨益侍擬日內覆奏言北省賊退暫可
不往救援而自請在衡籌備水師爲督撫分任其勞並請於粵
餉解大營者截畱八萬以爲辦船之用若礮船齊備或閣下或
甄師與岷樵東下勦賊侍皆願從其後以爲輔助若不截此餉
銀無款買船水路豪無準備則尊見合勦之局終難成也如卓

裁以爲可則請將此項廣餉截出入萬侍一面入奏不然以數千金籌備戰陣專防湘江終兒戲耳

與李小泉

令弟少荃自乙丙之際僕卽知其才可大用丁未館選後僕以少荃及鶴仙帥逸齋陳作梅四人皆偉器私目爲丁未四君子茲令弟果能寵亂禦侮有聲當世竊自謂鑒賞之不謬惜三君子未盡柄用昨寄岷樵書中已令其親敬鶴翁少荃二人想鍼芥契合必能相與有成保護珂里也敬修先生與僕亦極契合惟獨往獨來用人不皆愜當故昨與岷樵書尙未道及此時貴省景況倍難於吾鄉然長沙情事目下亦殊岌岌僕在衡極力

勸捐總無起色所入皆錢尙不滿萬各邑紳士來衡殷殷相助
柰鄉閭自乏此物莫可如何將欲放手一辦輒復以此阻敗祇
惱人耳

與駱中丞

省城兵勇太多供支萬難待日夜念之屢書皆言裁撤各勇事
宜前之救援鄂省以保危城也自以急往爲妙今之直下江南
以戰劇賊也自以精選爲要練卒宜十分精強器械宜十分精
緻乃可臥薪嘗膽艱難百戰不然則不教之卒竄敗之器何省
不可驟辦而必出自湖南萬里長征多費餉項哉岷樵不知此
意而草草入奏璞山不知此意而匆匆欲試皆與鄙意微有不

合來諭謂皖省兵少如望雲霓此誠實在情形鄙意卽令江忠
濬帶新甯勇一千卽日赴皖以供岷樵緩急之需待另有書與
江忠濬求老前輩取閱如尊意以爲可望飭趕緊起程庶招此
一千尙非棄之無用之地自此一千外尙有五千之數鄙意宜
精簡苦練斷不能草率從事湘勇營制本三百六十人爲一營
加以長夫百四十人卽爲五百人不過十營卽滿五千之數現
在衡州已有四營曰舍弟營曰周鳳山營曰儲致躬營曰新化
勇營其不在衡者有鄒壽璋一營有羅教諭七百擬併爲一營
有塔副將寶勇七百擬併爲一營蓋合計已七營矣僅存三營
之缺故廿二日拙咨及廿九日去函皆言王璞山除舊練本營

外止畱新招者二營亦非漫無核算而徒聽浮言以爲此不情之汰撤也惟僅畱三營則止存千餘卽於諸勇中將長夫挑出亦僅存千五百人尙須汰去一半璞山招到未久未免難於措詞然省庫空虛豈能更有浪費目下在衡之勇敵處設法養之在省之勇仍請省局養之大約操練製器尙須時日春間乃可成行若辦船實有頭緒水陸人數較多侍卽親自督帶送至下游若辦船不滿百號水路全無把握卽奏明派員送往刻下在省止發坐糧如省局尙可支持卽將璞山之新勇多畱一營亦可侍拙見如此伏候卓裁其畱省之營有應行事宜另開一單伏乞飭下塔將及王璞山查照遵行

覆劉霞仙

璞山募勇之事國藩蓋時時系念前此爲赴鄂救援之行不妨倉卒成軍近日爲東下討賊之計必須簡練慎出若不教之卒麻敗之械則何地無之而必遠求之湖南等於遼東自謂之豕仍同霸上兒戲之軍哉故此行不可不精選不可不久練無愚智皆知之豈以足下與璞山之賢而反不知乎選貴精則璞山新招之卒其可汰者必多練貴久則未出之前與成行之後其口糧必須早爲計畫現在江達川新招之千人僕擬先發安徽助岷樵之急需矣其餘五千今冬須備兩月坐糧明春須備兩月行糧計其所費良復不貲止得選備十營合長夫爲五千人

或可勉強支持是以昨復中丞一書將各勇通盤核算璞山新
舊之勇多不過畱四營茲將原書抄呈足下與璞山覽之可得
其詳也湘勇佳處有二一則性質尙馴可以理喻情感一則齊
心相顧不肖輕棄伴侶其不佳處亦有二一則鄉思極切無長
征久戰之志一則體質薄脆不耐勞苦動多疾病以此四者參
觀大抵征本省之土匪則利禦江南之粵寇則怯朱石樵歸來
必有一番閱歷篤論也至於練勇之道必須營官晝夜從事乃
可漸幾於熟如雞伏卵如鑪鍊丹未宜須臾稍離前與璞山面
議每營須有文武兼備之營官始克照料一切不知璞山已覓
有賢者幾人果能當此一席否僕極不放心今年援江之舉以

營官未暇詳擇至今懊悔望足下與璞山將四營之營官伊誰
幫辦伊誰卽日飛示至要至要

覆林秀山

接到惠函並地圖練勇說藉悉一切地圖莫精於康熙內府圖
其準望勾弦皆命星官親至各處按諸天度測量里差乾隆內
府圖又拓而大之亦甚精當蓋出齊次風宗伯之手近時鷲湖
董孝廉方正依此二圖定爲一本李申耆先生付諸剞劂外間
傳本萬善於此洪稚存太史圖紙幅太隘考究亦粗卽東西易
位在所不免未可據以爲行軍之指南也圖練須合數州縣通
力合辦尊論誠不爲無見然鄉里孱民無事則歡聚技擊有事

則驚顧歎散微特不能當粵寇卽土匪猝起亦當難於驅除必
得明幹之州縣公正之紳耆擇富饒之地苦心舉行或可有濟
然安得許多賢有司都都相望邑邑相屬盡足以辦此者哉法
豈可恃亦視乎人耳三疊鎗陣法撒星陣法皆本之李穆堂待
郎自爲破賊妙法特操演不熟則臨事仍歸散亂古法可用者
多總在平日習慣臨陣不盡棄去斯爲有補也前者鄂垣警急
諭旨命鄙人督勇往援以賊船下竄武昌解嚴無庸赴援業
經具摺覆奏惟念天下紛紛羣盜如毛江南之三城不收固爲
心腹之疾卽使北直澄清三城克復而羣盜四散亦成流賊之
象現在大營所調之兵東抽一百西撥五十卒與卒不習將與

將不和彼營敗走此營不救此營欲行彼營願止離心離德斷
不足以滅劇賊而成大功鄙意欲募勇六千人苦心精練合成
一枝勁旅破釜沈舟出而圖事其帶勇之人概求吾黨血性男
子有忠義之氣而兼嫻韻鈴之祕者與之共謀方擬專函密告
足下而足下專使適至乃與鄙意不謀而合鍼芥之契若有神
助此中之氣機殆未可以言語罄也第劔戟不利不可以斷割
毛羽不豐不可以高飛若倉皇一出比於遼東自詡之豕又同
霸王兒戲之師則徒見笑大方耳必須練百金精強之卒製十
分堅緻之械轉戰數年曾無餒志乃可出而一試祈足下於此
二月內晝夜磨練講求操兵造械之法至臘底奏聞札調來

省春初即可整軍東下所有應辦事宜另單開列祈斟酌遵行如有不當再以書告

覆夏憩亭

國藩前奉督勇援鄂之命復有募勇六千之旨今賊船下竄鄂中之行業已奏請停止募勇之舉自須欽遵趕辦然來示謂兵行貫速則有不盡然者金陵三城若能克復則分股狂奔水陸四竄必成流賊之象此次募勇成軍以出要須臥薪嘗膽勤操苦練養成艱難百戰之卒預爲東征不歸之計若草率從事驅不教之士執蠹脆之器行三千里之遠以當虎狼百萬之賊未與交鋒而軍士之氣固已餒矣雖有一二王者忠義奮發

亦無以作其眾而貞於久也故鄙意欲竭此兩月之力晝夜訓練凡局中艱苦之器械與講求而別爲製造庶幾與此劇賊一決死戰斷不敢招集烏合倉卒成行又蹈六月援江之故轍雖蒙糜餉之議獲逗留之咎亦不敢辭昨已將明春成行之說咨達中丞并關省局矣惟期限雖寬以兩月而訓練之事仍不易講大約練伍練膽與耳目尙可以一月粗定規模至於練技練陣則一二月豈能奏效而各項器件如鳥鎗帳房旗幟之類皆澆脆不堪遠征國藩在此日夜焦思諸友皆遠別無人熟商每用深嘆於口糧賞項之多算軍器之應換應畱技藝行陣之繁餉皆思定一清單使人人易知易從石樵璞山譜君皆難遽

季高筠仙弟有書招之亦恐未必來竹莊閩青亦屢期其至而不果至徒終日繞室旁皇轉瞬之間又已卒歲當遂成行不復可遲延矣目下在衡之勇訓練方有頭緒適有常甯之役遣之出征前功又以荒廢在省之勇以汰畱未定亦不暇精練尤用爲慮岷樵在皖兵力單薄誠如來示所云頃已商遣江達川率勇一千先往至於璞山近以微瑕偶招謗議外人不察疑汰勇或職是之由國藩立朝有年更事孔多曾不能以泛悠之毀譽定倫類之優劣豈有軍務所關不揆事理之當否而徒貴耳賤目逞我私臆乎璞山之勇號召太速良楛雜進則有宜汰之理額數已滿起行尙早口糧無出則有不得不汰之勢想知者必

能洞鑿也求閣下告璞山急急沙汰擇其尤精者簡爲四營四營既定酌分兩營交竹莊帶至衡城訓練國藩比招得獵戶二十人爲火鎗之教師招得李氏之徒二十人爲刀矛之教師懇璞山飭諸新勇星馳前來學習若璞山諸務摒擋已畢或惠然前來更妙或待石樵兄歸日同來弟亦不爲遙定所懷千百紙墨豈罄其不及詳閣下當能揣測得之並懇與璞山霞仙竹莊共閱石樵季高筠仙倘到會城亦祈共一流覽且促其速來蒸左也誠能合諸君子之忠謀至計講明練兵之道使此勇一出不復有霸上兒戲之誚豈特爲惠於國藩者至大抑天下蒼生實賴休德不能一一函告蓋蒙原諒

與王璞山

近日在做處攻足下之短者甚多其來尊處言僕之輕信讒謗棄君如遺者亦必不少要之兩心炯炯各有深信之處爲非毀所不能入金石所不能穿者別自有在今欲多言則反以晦真至之情古人所謂箇橛愈多則愈蔽明者也特書與足下約計必從鄙意而不可改者五條不必從僕聽足下自爲屈伸主張者三條僕自密辦而不違以書告足下者二條並具於左

一必從鄙意而不可改者五

各勇宜操練兩個月體弱者藝低者油滑者陸續嚴汰明春始行遠出 每營必須擇一營官必畫然分出營數此時卽將全

數交付與他不必由足下一手經理任人則逸獨任則勞此後必成流賊股數甚多吾須分投與之相逐若平日由足下一人統帶臨陣始分股逐賊則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矣 幫辦者每營須四五人必須博求賢俊不盡取之湘鄉萬一營官有病則幫辦即可統領斷不可草率足下現物色得幫辦者幾人祈開單見示 器械必趕緊製辦局中窳脆之件概不可用伯韓所造抬鎗甚好不知鳥鎗已成若干石樵言帳房宜用夾的是否屬實祈復示如必須改的此時尙可趕辦鄒岳屏所捐鎗桿亦不好竟須另覓硬木圓身未經鋸破者如有一械未精不可輕出 戰船能多更妙縱使不能亦當雇民船百餘號與陸路之

兵同衛同行夾江而下凡米煤油鹽布疋乾肉錢項鐵船竹木之類百物皆備匠工皆全凡兵勇紫營卽以船爲市所發之餉卽換吾船之錢所換之錢卽買吾船之貨如此展轉灌輸銀錢總不外散而兵勇無米鹽斷缺之患無數倍昂貴之患

一不必從僕聽足下自爲屈伸主張者三

鄙意定爲十營合長夫計之得五千人非不知其太少實恐口糧無出也已由公牘札飭足下僅畱四營如足下能設法勸捐多畱一營亦可 鄙意欲足下來衡州合操若憚於往返卽在省別操亦可竹莊可帶一營可囑其管帶來衡石樵歸時必來衡商議大局足下倘不同來必須開一單與石樵粗定規模再

由敵處核定 陣法原無一定然以一隊言之則以鴛鴦三才
二陣爲要以一營言之則一正兩奇一接應一設伏四者斷不
可缺一此外聽足下自爲變化將多人以禦劇寇斷不可無陣
法也

一自爲密辦而不遽以書奉告者二

有人願帶五百人隨同遠征已許之矣 船戶已請多人去邀
集未知果有成否足下亦有相契之船否祈示

以上各條皆切要之語務求迅速回示盼切盼切

魏駱中丞

船上竄陽避武昌又須戒嚴此賊一去一來南北兩省所費

殆逾二十萬若果圍鄂省侍郎當仍遵前旨帶勇前往救援
即日當以信至甄師處一問若侍去宜急則舟師毫無成就仍
是專由陸路往援不過守一孤城而已侍日內心緒極爲煩惱
然勉強支持猶可冀諸事日有起色今若舍此他去則諸事瓦
解極難放心請爲閣下略述一二初意造臆止爲湘水之計厥
後欲用以駛出江湖則短小笨滯止成兒戲所造樣船亦因匠
生木脆不成規模又天雨不息無處興工無地操勇此其煩惱
者一也省城各事聞未檢點如初四日接尊處保舉一單初五
日接倉少平百廿千錢捐從九一函初六日詣殿元回衙未領
得火藥皆於鄙心不無介介此其煩惱者二也王璞山本是侍

所器倚之人今年於各處表襮其賢蓋亦口疲於贊揚手倦於書寫其寄我一函曾抄示師友至十餘處近時人有向余譏彈璞山者亦與之剖雪爭辯而璞山不諒我心頗生猜嫌侍所與之札飭言撤勇事者概不回答既無公牘又無私書曾未同涉風波之險已有不受節制之意同舟而樹敵國肝膽而變楚越將來侍若外出恐不能不另行招募重費錢財事機之歧巧相錯迕此其煩惱者三也新化勇一營省城已撤遣矣侍復與招回操練頗有可觀而其中有刁抗者數人外間又有唆訟數人屢搆事端訴牒紛紛帶勇之官數易幫辦之員鮮賢至今侍親自鞫訊二次欲撤則費已在前欲留則患方在後此其煩惱者

四也常甯會匪不下四五千入此次殺戮僅二百餘人其餘聚則爲匪散則爲民如洋泉杉木等處紳庶見賊勝則戈矛以助賊勢見官兵勝則箠壺以犒王師昨初一以後送米送牲來大營者紛紛皆不可恃者也其總頭何仁義卽道州何賤苟據稱其下近三千人實與太平賊相通此人不獲衡永郴桂之禍益無了日又侍近在衡陽四十都一帶拏獲齋匪七八人熬審數夜始吐真供此起彼各處蔓延將來必釀巨案若不趁其未發認真搜捕則後日更爲費手侍若有鄂中之行思畱周鳳山一營在衡以資勦捕然常甯之會匪衡陽之齋匪何賤苟之黨羽實非周鳳山所能了此其極不放心者一也樣船造成之後匠

工稍有知識成名標來衡又有一番講求改造船隻略得頭緒及價雇民船亦經廣倩友朋善爲料理侍若果有援鄂之行則紳士匠工無所秉承另委一人則意不相屬至各項軍器如藤牌鐵彈之類皆在遠處購辦一經他出百務皆廢此其不放心者二也捐輸一事所託之友所發之書蓋已不少據稱待至歲暮某處一千某處五百俱可按籍而索事雖同乎水中之月猶冀得乎十分之五一經動搖則全局皆空此其不放心者三也由前四者則知侍心緒之惡由後三者則知動搖之有損而無益是以致書鄂垣專候甄師回信權其緩急再定行止耳

覆吳甄甫制軍

逆船近復上竄黃州再陷伍太守殉難並聞前隊已上至陽邏
等語賊情飄忽如此時時戒嚴餉項何以克支國藩前覆奏一
摺言賊舟若仍回竄卽當隨時斟酌或專由陸路星馳往救其
摺已咨達函丈矣此次賊艘回竄多寡若何究須南省往援否
或須國藩自行救援或酌派兵勇數千往援或北省留兵足敷
防守南省無庸派往概求吾師飛速示知國藩愚見現在禦賊
不難於陸而難於水不難於兵而難於餉鄂省之餉項空虛倍
甚於湘省如使城內守堞遊擊之兵能滿五千之數城外紮一
二營盤能滿三千之數尙可以嚴防堅守若調兵勇太多一旦
無餉勢必內潰尤爲可慮至於江面堵剿必須船多礮富如來

諭所云六七百隻始可上陣否則大海簸豆黑子著面止兒戲耳國藩前在衡城造牌之說止爲湘水架礮權宜倉卒之計若放之江湖則難禦風濤用之盛戰亦苦其笨滯來諭所指極爲切當近日以來敵處亦專辦船隻已屢造樣牌溼木新製恐難堅實決意買鈞鈞小般改造但於兩旁幫以大木上鋪厚板前出長唇旁施濶橋即可施放巨礮不至震撼惟所截之餉四萬至今省城未解來衡買船之事無從措手又此開木料缺少匠工笨拙天雨不息日夜焦灼所幸有水師守備成名標新來衡城人尙明白足資差遣又聞廣西右江道張敬修前經岷樵保奏專辦礮船已由廣東帶來礮千尊船匠二百水勇二千不日

當自來河下出湘中國藩擬卽畱在衡合辦此事大約改成可在江中鏖戰之船須二百號其餘雇備民船隨助聲勢者須八百號戰船之中每號配水勇二十人民船之中凡煤米油鹽百貨之需無不裝載技藝工匠雜流之人無不備具船行中流兩岸陸兵夾江而下兵勇所得之銀卽換舟中之錢所用之錢卽買舟中之貨庶兵勇所至無米鹽缺乏之患無昂貴數倍之苦而展轉灌輸其銀錢仍不出乎水陸兩營之內統計陸勇六千水勇四千聲威卽以大壯特民船八百裝載百貨者不在此內耳然民船間亦可予以小礮抬鎗之類不時施放以助聲勢編聯字號普造旌旗以耀軍容國藩私心所擬大概規模如此不

識吾師以爲然否若吾師不以爲大謬則此間一面改造戰船
一面雇定民船尙有數事求吾師者一則飛速札知右江道張
德國敬修卽將所帶礮位匠勇暫畱衡城幫辦一切無庸前赴
長沙武昌一則廣東應解鄂省之二十萬聞尙未解到宜飛速
咨催一則鄂省目下改造船隻竟可不必多費恐無偏僻之地
水次修造未畢又被賊來擄掠三者均祈吾師畱意焉國藩雖
如此謀議尙未卜能行得一二分否然國藩現在局外之人又
處偏隅之地若能認真與辦較爲清淨耳惟不遠離衡城則漸
有頭緒不特辦船一事卽勸捐之件常甯之案亦須畱此昨夕
與中丞書言有三不放心茲附呈一覽鄂省之應否赴援專候

復示

與羅縉山

頃聞大旆還湘至率至懸六月霖雨行役之苦七月廿四戰陣之險至今言之傷心自移旌吉安屢捷之音至仁之聲曰盈吾耳弟在此間百無一諧所欲與閣下言者非萬言莫能罄茲分條布錄於後閣下覽之可以得其大凡若心之精微則有不盡於此者

一此次援江仰賴閣下及憩筠諸君尙覺始終完善惟陣亡各勇卹銀有每人六十兩之說不知已帶歸否各勇家屬多來敝處呈請如已帶歸乞閣下領回湘鄉縣城逐一查明請縣主告

示張貼一榜載明勇名何鄴何區營官何人哨長何人一一註
明令其家屬當堂具領否則未亡之家有冒領之弊已亡之家
有向隅之苦而閣下及石樵雲浦諸君雖數月一年之後猶有
以此項來相瀆擾者不可不大張示諭趁今歲年內辦畢也
一募勇六千約同志君子大興義旅之舉始於國藩與璞山往
來一函而岷樵石樵極贊其善慇懃以成斯舉岷樵書來囑國
藩與之會銜具奏又書中極佩閣下與璞山求其出而相助弟
思閣下抱道自篤又親聞已老不知肯出而共此艱難否今年
援江之行係弟再三勸浼此次被釜東征未知肯惠然一出否
岷樵另有書至尊處奉約否閣下之行止於此事極有關繫乞

早爲定計以書見告以便弟 入奏并覆告岷樵也閣下縱不
去亦乞爲我料理一切斷不可置身局外石樵筠仙想近日可
到省乞閣下與熟商大局

一此次成軍以出宜作三年東征之計斷不可苟且成行鄙意
買船二百號其大自五百石以至千餘石不等所裝礮自二百
觔至三千觔不等多買鈞鈞改造每船約在二十名水勇通計
水師四千人戰船之後又須多雇民船隨行銀錢米鹽油炭百
物之需無不備醫卜雜流匠工諸色之人無不載須雇七八百
號之多雖非可戰之船而金鼓旌旗一律編號東隊與戰船之
二百號初無少異兩岸陸路之勇夾江而下兵勇所得之口糧

銀兩卽換舟中之錢所用之錢卽買舟中之貨庶無鹽米缺乏之患無昂貴數倍之苦而銀錢展轉灌輸仍不出水陸兩營之外否則陸勇數千貿然一行九江以下千里蕭條無食可買無錢可換雖有忠憤凌霄亦祇得向江水而痛哭耳是以國藩私計總須舟載食物水陸並進雖所擬之條不能一一辦到然大概規模竟不能不如此求閣下與聽石霞璞諸君熟商之一璞山與弟談此事本有同志後因中丞調之防省制軍調之援鄂或多或少忽添忽減遂使璞山一腔熱血頻受磨折璞昨與弟書中有不平之意其實弟與璞山見解不符止有數端璞欲率師急行專由陸路弟欲明春始發水陸並備一也璞欲統

帶三千一手經理弟欲畫開數營各立營官二也弟疑新招之卒多有可汰璞意業經親選無可再揀三也璞欲因援鄂之行乘勢東下一氣呵成弟則以援鄂之暫局與此後之長征截分兩事四也求閣下細察四者不合之故而必求此後諸事合一之道幸與霞筠璞老細商匡我不逮

一閣下帶中營湘勇已逾一年曾經戰陣自可率之遠征李迪菴所帶一營如有材藝出眾者望爲挑選以換中營羸弱之缺閣下縱不借出亦祈極力簡練若閣下能慷慨長征則不特慰岷樵飢渴之望亦天下之公幸也

一寶勇兩營弟向見其强悍故昨與璞山及塔智亭札均言以

寶勇并爲一營而中丞書來言寶勇難期得力求閣下與智璞
霞將寶勇認真校閱一次究竟勝於新招之湘勇乎抑尙不及
乎懇飛函告我

一謝易諸君到江以後喘息未定遽殉大難良可慘傷現定於
南門建忠義祠請朱堯階經手弟當作一碑請閣下作合傳一
首

以上諸條祈逐一見復不勝企伫

覆呂鶴田侍郎

前奉惠書箋復稍稽旋因田鎮失防鄂垣震恐虜驛遞乖失久
不奉報伏惟宥諒睽違教益僅逾周期不謂世事糜爛遽已至

此江南三城淪爲賊窟兩星使坐擁重兵恬不事事鹽漕大利一舉而擲之不可復問之地貴省及江西兩湖耳不絕風鶴之警日不斷逆帆之馳計今歲以來四省所費已不下百餘萬幸而竭力支撐稍敦輔車之誼楚可援江湘可援鄂雖郡縣蹂躪而會垣尙無恙也假令再延歲月仍守故轍兵餉兩絀羅掘並空自顧不暇何論鄰省統籌全局自應爲四省合防之計且須謀以勦爲堵之道該逆以舟楫爲巢穴以擄掠爲生涯千舸百艘小汊支湖橫行無忌今爲堵禦之謀若全仗官兵之力則四省會合旣無統領之人各營參差又無齊一之志有事則相譏臨難不相救宦場之頹風弁兵之惡習老前輩想亦稔知之而

亦痛恨之矣鄙人愚見欲合四省之紳耆各招鄉勇共成斯舉
召募精壯而受約束之卒擇血性而曉軍事之君子將之不調
入營已久之兵不用守備以上之將埽除積習更弦新張或者
猶有小補前曾有書與岷樵中丞議及此事岷老深以爲然近
擬籌辦礮船水陸並進蚊虻負山商距馳河智小謀大自識可
笑然目擊時艱豈宜坐視聞閣下與少荃編修練勇勦匪屢次
奏績伏望部署儲峙早修同舟之誼共圖宏濟之艱至要至要
前承詢及敝鄉團練之規侍專任此事實慚溺職蓋近世司牧
之官旣不見信於民而一二紳耆非藉端以謀利卽費多而少
成是以鄙人驚與鄉邦約曰團則徧地皆行練則擇人而辦亦

實見利害之相爲乘除不得不爲此苦心分別之詞也

與李少荃

久疏音敬想企爲勞時從令兄處得見家書知吾弟統領練勇
馳驅戎馬懋勳令望實用慰仰今日兵事最堪痛哭者莫大於
敗不相救四字當其調兵之時東抽一百西撥五十或此兵而
營以彼弁或楚弁而轄以黔鎮雖此軍大敗奔北流血成淵彼
軍袖手而旁觀侈口而微笑此種積習深入膏肓牢不可破秋
閒僕與岷樵中丞書道及此弊以爲須盡募新勇不雜一兵不
濫收一弁掃除陳迹特開生面赤地新立庶收寸效今岷樵開
府貴鄉知必以此意與足下熟計目今逆舟滿萬橫行大江皖

楚江西禍無息日欲爲四省合防之計亦宜各練精勇以期爲
堵僕前有募勇六千東下討賊之議岷樵業經入奏闡足下所
帶之勇精悍而有紀律務望更加訓練東以戚氏之法明年楚
勇過皖卽與尊麾合成一軍將士一氣萬眾一心一洗向日營
伍之陋習縱不能遽立勲績亦聊欲稍變氣象一洩積憤也岷
樵到廬求賢孔殷足下及鶴翁午翁如有所知幸盡告之臧牧
菴先生天下奇士不知能延致否陳作梅近在何處能邀之入
幕否淮安有魯通父一同足下知其蹤否無惜爲岷君廣求之

覆吳甄甫制軍

示及大船須能架二三千劔大礮縱少亦須辦五六十號自是

請當不易之論此閒擬辦大者亦以此數爲率卽買湘鄉鈞鉤
衡州小艤兩種改造大約能裝米七八百石者卽可架千餘觔
之礮能裝米千餘石者卽可架二三千觔之礮不過前加長層
上鋪厚板旁添長橋卽可無虞震撼若另造拖罟等船須張觀
察到帶有粵東艧匠或僂爲之此閒匠拙不辦也頃已專差至
宜邨一帶迎接張君矣自大船而外又須有二等三等船二百
號自戰船而外又須有載貨民船七八百號旌旗金鼓都與戰
船無少殊異前書業已奉聞礮位一節聞張觀察帶千尊二三
千觔者亦多此閒前恐無礮將粵西解到之二百尊僅分五十
尊運鄂不知更須補解否然船未辦成亦自不須多礮也鄂中

銅筋尙多儘可爲造礮之用太大亦嫌笨滯如能打千筋熟銅之礮千錘萬鍊膛光身勻與三四千筋之礮比較其遠近蓋亦相等但不知鄂中有好匠工否水勇佳者難得然不難於放礮而難於盪槳使舵國濟之意擬卽專雇水手蓋水師不可遽學爲水手水手卻能卽學爲水師張觀察帶來之水勇二千想是熟習但恐剽悍難以馴服水路有戰船必須兩岸勁兵夾江護行來諭到一處卽用彼處現有之兵勇恐難得力辦船費資粵東本有應解鄂省之二十萬不知張觀察來能帶數萬金否此聞截留四萬資屬不敷敬求吾師飛咨粵東將前項星速解到或飭南司再委一員往粵守提伏候鴻裁

覆江岷樵中丞

來示論兵勇短長最爲切當僕於一月閒復魁太守書有云岳
王復生或可換孱兵之筋骨孔子復生難遽變營伍之習氣雖
語涉諧謔實痛切之言也今欲圖謀大局萬眾一心自須別開
生面斬新日月專用新招之勇求忠義之士將之不雜入營稍
久之兵不用守備以上之將國藩之意蓋與閣下若符契耳添
勇六千之說昨因令弟達川帶勇一千進省卽令其先將此勇
趕緊赴皖以備閣下爪身之需其餘五千須俟船礮辦齊水陸
並進乃可有濟省中諸友及璞山之意皆欲急急成軍以出國
藩思此次由楚省召勇東下一以爲四省台防之計一以助閣

下澄清之用必須選百練之卒備精堅之械舟師則船礮並富陸路則將卒並憤作三年不歸之想爲百戰艱難之行豈可見戲成軍倉卒一出人盡烏合器多苦窳船不滿二百礮不滿五百如大海簸豆黑子著面縱能迅達皖省究竟於事何補是以鄙人愚見總須備戰艦二百號又輔以民船載貨者七八百大小礮千餘位水勇四千陸勇六千夾江而下明年成行與麾下相遇於九江小孤之間方始略成氣候否則名爲大興義旅實等矮人觀場不直方家一晒耳明知閣下盼望此勇甚切然速而無益不如遲而有備且閣下初到廬江亦宜將吏治民事略爲整頓卽陸路堵禦本境劫匪有隨身帶往之勇有遼川續往

之勇有李少荃舊練之勇亦尙足資捍衛想卓裁定以爲然也
閣下奏保辦理舟師之張觀察敬修頃聞由郴州北來日內可
抵衡州此間辦法有與制軍書與羅山書抄稿呈覽可以得其
大凡羅山新自吉安歸省聞有不願長征之意未卜能強之一
出否璞山以汰勇之故頗致怨於國藩尙須徐徐開譬叔績學
術浩博天下共知其宏識遠略可謀大事則獨國藩與閣下知
之今年併力援江實與伊定議也安徽紳士國藩所知者自呂
鶴田吳竹如李少荃外又有何慎修子永涂宗瀛閻仙其去安
徽最近者又有宿遷之臧牧菴淮安之魯通甫皆碩學鴻才桐
城戴存莊雖文學之士而有血性官場自岱雲外袁午橋最爲

結竇才氣亦足以包舉大事國藩去年會過州縣見宿州郭刺史尙漕實有賢聲此外問呂鶴翁李少荃當不差謬季高筠仙僕寄書山中屬其來衡練兵遠付皖中助閣下一臂之力現皆未來霞仙諸君不知可出佐閣下否伯韓必宜送往幕府但須船成之後與大隊偕行耳承示致周敬修先生書不特規畫大局有陳同父一流人氣象卽文義之美亦殊非近時所有此老與國藩會晤雖淺結契頗深實能脫去世俗仕宦町畦近聞其遂作古人不知果否其世兄亦自可用安徽利源惟淮北鹽務當有可圖洪湖以西尙無阻滯北可以侵河東之引地西可以侵淮南之引地署運使者爲舍親郭雨三閣下能與鶴翁謀在

此閒圖生活否否則專恃捐輸斷不可恃此閒設局開捐足資
茫然涸轍之勢卽在目前奈何奈何

與陳岱雲

賊氛蹂躪數千里殘破郡縣以百計而吾親家屢膺斯厄計自
癸卯至今十年吾親家未嘗得一日之歡娛中閒僅廣信養志
半年差爲順境而國藩謬託遺蔭常享庸人之福卽今歲在憂
戚之中而梓里猶稱安樂之域以此閒之苟安愈念尊處之難
迫非人世所能堪極憫傷也岷樵遂得開府蓋吾黨一慶幸事
吾親家想可渡江與之相見痛陳身世之遭生民之苦惟岷樵
有幫辦軍務之責恐不得久住廬江盡心吏事行當出入鋒鏑

席無刻煖蓋勦望日彰賢勞亦彌劇耳自金陵三城淪爲異域
如人之喉舌橫被哽塞不特北南不相兼顧卽南中數省如兩
湖江皖兩星使亦已置之度外自今局勢自須爲四省合防之
謀且須籌以勦爲堵之計粵逆以舟楫爲巢穴千舸百艘游奔
往來支湖小汊橫行無忌自六月以來諭旨屢命各省辦船
而泊今尙未辦有頭緒鄂省略有布置而田鎮一破蕩然無存
國藩昨奉命帶勇援鄂因覆奏鄂中賊退無庸往援而辦船
一節萬不可以刻緩自請截留粵餉四萬卽在衡州試行起辦
價買民船重與改造添置礮位召練水勇若稍能修船一二百
號則配以陸勇六千遣之東下亦或有補萬分之一特恐截餉

太少捐輸不繼匠工稽延下游警急則終不能助岷樵一臂之力耳國藩在省半年與地方官吏尙屬相得惟見仁見智識解攸殊齟齬之端間亦不免自八月移駐衡州日以勸捐爲務近乃兼營船事閱歷太少動多不合所幸家嚴強健舍閒大小平安足慰綺廬四舍弟及季弟俱隨在衡樹堂前亦來衡嗣以鄂省警報倉皇歸去筠仙自在黃陂與岷樵分手歸來國藩屢書招之不出矣并以奉聞

覆吳甄甫制軍

前以三次奉到援鄂之旨故恐賊舟復回卽須急往一援以重君命而急師門今得吾師指示知前次之信係訛傳鄂垣

守尙可敷衍處不必牽挂從此得安心辦船頃奉十二日寄諭命國藩帶勇赴皖會剿亦以船礮未齊不能草率成行覆奏另咨敬達函丈大約須燈節以後乃可起行如其尙未齊備更須奏明少緩蓋此次出師卽是竭力湊辦如其毫無把握後此更難措手故不能不慎重也吾師兩次諭言不可草率一出皆極確當雇船八百之說前有人言諸船戶願裝載百貨隨戰船之後以行者國藩思羅致之一律編號樹旗鳴鼓節金一以張聲勢一以資買辦不過略幫水腳而已若照民間重價雇載誠如來諭需費無窮萬不能繼此一層國藩再當細酌惟戰船二百號艚重之船二百號大局似不可更少陸勇數千每一帶勇

官所轄極多不宜過五百人蓋多則浮濫少則精實一定之理
吾師之諭與鄙意恰相符合常甯土匪卻是巨案國藩比遣千
六百人至藍嘉一帶勦辦如能於臘月上半月蕆事則妙否則
各勇隨國藩以出又須添派兵勇來永桂一帶接辦極不放心
也

覆嚴仙舫

岷樵帶勇六千之奏係國藩前與以一書言渠處現有楚勇四
千人更當添募六千付之以爲澄清掃蕩之具岷老以此入奏
言求僕代爲選募非欲僕率之以出適會武昌事急諭旨遂
命國藩率以援鄂既而鄂中賊退已爲覆奏停止前往矣而省

中人言藉藉謂僕當率師東下肅清江面僕方付諸一笑以謂
訛言之興只坐讀 寄諭不分明耳閣下聞國藩當督舟師往
皖蓋亦得諸長沙之訛言不意昨廿三日奉到 寄諭果飭國
藩趕緊援皖外聞之浮言亦若有氣機相感也者皖省自十月
以來進賢關已破桐城舒城相繼淪陷呂鶴田少空殉難江岷
樵自江北間道前赴新任隨身楚勇皆爲鄂城所堅畱僅攜一
二千人以行臥病六安不能前進廬州會城危於累卵大江自
巴河以下直達於海皆已爲賊所有弟本庸陋又居憂戚原可
陳情辭謝第念此等局勢南中數省殆將不忍設想亦祇得竭
誠効命利鈍得失置之度外而已來示謂改造民船與不及千

舳之礮勢力太覺不侔現在此閒亦造快蟹船使粵中船匠爲主而本地匠工襄辦礮須千餘舳或數千舳勞辛翁覆奏中已暢言之張德圃觀察回籍辦礮應能多購大者專候此項礮位到楚乃可成行惟礮雖敷用而船與水勇終嫌少弱欲稍爲恢張又以餉項支絀不能放手部撥鄰濟民捐三者俱無可恃雖有能者且將閣筆况如弟之短淺乎

覆吳甄甫制軍

接奉鈞諭敬悉一切事件繁多謹一一爲吾師復陳之一拖罟船決計不造以純用風帆不利江行也此閒現造快蟹船已有十隻每船可載八十人可安二千舳大礮擬再在衡造

快蟹二十隻又分局在湘潭造十隻合爲四十隻卽我師來示所謂較大較堅者也將來分前後左右中五營每營八隻又別造長龍船四十隻其船堅而小以便駛入港汊以輔快蟹之不足亦每營八隻每行走時一大一小寸步不離其鈞鉤船擬改百二十號亦分五營

一船匠二百人水勇二千人張道自廣東帶來之說國藩係聞之勞辛翁之世兄並未見諸公文前函奉告吾師後細究之恐勞世兄之言不可信現在衡州湘潭二局皆用本地匠工如廣東遣工匠多人來楚卽照來示酌遣回去至水勇二千吾師及衛翁皆有咨至廣督處止其前來做處卽不必再咨若業已前

來俟到衡時國藩畱心察看無論或二千或數百皆照來示分別酌畱遣回然終以全數遣回爲安

一葉崑翁奏咨派提標兵丁四十名碣石陽江兵丁二百名來楚頃提標兵四十名已到衡矣國藩卽截畱在此教習吾師又咨廣督續派兵四五百名前來廣勇較易馴伏然其與楚勇不能水乳則一耳國藩數年以來痛恨軍營習氣武弁自守備以上無一人不喪盡天良故決計不用營兵不用鎮將吾師欲將省城現有之兵移之於船卻與國藩初志不甚符合此間擬盡招水手令其學放礮而已不特兵不可用卽陸勇亦不可移用不知吾師以爲然否又不知續派廣兵四五百宜止調

否敬求訓示

一陸勇已備有六千皆頗經訓練尙有幾分可靠昨廿四日藍山一仗以三百餘勇打滅會匪六七百人奪馬至二十餘匹旗至四十餘面差爲痛快將來各勇全行帶出上四府亦可放心陸路若無可靠之勇船亦難得力水糧台亦恐難守也

一此間買船皆七八丈長之釣鉤價在二百千外惟改造實不容易總須正月底乃能全案何案何

一此間委員有岳州水師守備成名標辦船甚爲得力又有廣西奏明來楚之委員帶太守汝航亦尙明白昨已札飭至湘潭分局辦船此外水師員弁太少張道所帶十三人到衡報不備

早大約與國藩同來如不堪用者亦卽在衡遣去

一此時局勢南北兩省皆以堅守省會爲主不必輕言剿之一字須俟各船已齊粵礮已到正月之季水陸並進順風順水乃可以言進剿此意惟國藩與吾師最相脗合南省僚友多責國藩何不急急進剿聞北省亦有此等議論實難與之分辨想吾師聞有奏牘必與敝處所奏不謀而合因來示有三則私意起而反感矣之論故附及之

一敝處擬造長龍船兩旁宜置小礮求鄂局鑄四十劬及八十劬不等之小銅礮五六十位最爲得力

以上各條伏乞一一查照如有不妥叶之處恭求訓示

與黃南坡

田家鎮之破兩湖既失藩籬日日皆在憂危之中譬若幕巢漏船無可少安比聞黃州業被竄踞巴河新築堅壘此下如九江安慶蕪湖太平傍水名城并爲賊巢長江之險非復我有呂鶴田業經殉難江岷樵抱病六安不能前赴新任東南局勢真堪痛哭弟奉命帶勇赴皖會勦在衡興辦戰艦已近一月毫無頭緒頃又分局在湘潭修造董其事者爲廣西委員褚太守汝航大約分爲三宗一造快蟹船一造長龍船一改鈞鈞船鄙人才智短淺又乏閱歷卽委員任事者亦未知果否適用閣下於水師事宜講求有素現雖賦閒家居而國家大事未嘗須臾

去懷敢乞閣下即日翩然命駕至湘潭船廠就楮太守一商辦
船始末曲折如能乘興一過衡州使弟得咨諏一切尤所企望
禱切盼切

與李次青

執別數月相思饑渴以僕之拳拳於左右知閣下亦必不能忘
情於僕感應通神之理自古無或爽也自田家鎮失防以來吾
楚局勢益不可問比聞黃州亦爲賊踞且復窟穴於武昌之邑
增壘於巴河之市下而九江安慶太平蕪湖傍水郡縣悉爲賊
巢長江之險非復我有假令鄂垣稍有疏虞則大湖以南遂將
隔爲異域中夜以思但有痛哭頃奉諭旨飭國藩籌備船礮

前往皖中會勦當此艱難呼吸之際下走食祿有年心肝奉於
至尊膏血潤於野草尙復何辭惟才力短淺枉耗神智無益
毫末迺者閣下前所條陳數事自託於羅江布衣之辭云願執
鞭鐙以效馳驅斷不思紙上空談置身事外僕嘗從容自笑相
存息壤在彼想閣下必不忍背無形之盟也貴邑侯林君秀山
慷慨請纓願隨鄙人率師東下僕令其精練平江勇五百人於
正月節後會師長沙尤望閣下仗鄧氏之劔著祖生之鞭幡然
一出導我機宜又聞有君家擴夫及何君忠駿皆膽識絕人吾
鄉之英亦望閣下拔茅彙引同爲東征之役不鄙下走爲不足
與謀而以天下爲分內之憂以桑梓爲切膚之痛此固國藩所

重賴於二三君子而亦諸君子冰霜拔秀澄清自許之會也

覆吳甄甫制軍

接奉手諭敬悉一切船上安礮詢之廣東弁兵咸以爲大者不過千餘劬至二千劬而止雖廣艇亦難用三千劬之礮此次張道所帶各礮來楚者云僅至九百劬而止不知此信究竟確否張道招廣東水勇二千之說本聞自勞世兄頃廣中帶艚匠八人之弁來衡亦稱該道在粵雇募水勇且云自十一月十五起始行召募果爾則其來楚尙早不知今冬及正初可到楚否此閒專候該道解礮來到乃可成行前差人至郴州迎候頃又以人至粵東催迎如該道不到而所解之礮分爲十起者果迅速

來到國藩猶可起行若待至正月初間礮位尙未到一半則恐正月尙不能起行眞焦灼難狀也大約戰船每號須載三礮輜重船每船須一礮此萬不可少者國藩現在籌畫一切決定於正月之末成軍以出張道之能到與否尙不甚要緊但須礮位滿八百之數耳來諭命解礮三百尊此間所留粵西礮二百尊前已解五十尊至長沙屬其委員轉解至鄂此外廣東解到之礮僅八十尊國藩恐全數解鄂明春南省舟師不敷分配又恐舟載三百之礮過洞庭而北或爲賊舟所伺又致偶有疏失故不敢盡遵來示辦理已函至長沙請解礮百尊至鄂卽前粵西分去之五十位而添以省局新鑄之礮五十位計其抵鄂與國

藩之抵北先後相去月餘耳載貨之船甚難雇安將來多不過雇二百號實無錢可發也然敵處有戰船二百號輜重二百號尊處有船四百號亦自足以成隊伍惟口糧一事萬難爲繼目下專望廣東之九萬金來爲起行之資未審吾師飛咨屢催否卽使九萬金解到亦僅支一月有餘若國藩之師能至武昌與吾師會合則鄂湘兩省防堵俱可撤去大半一月可節省各二萬有奇或者稍資接濟然焦爛之餘雖節省亦無所見耳靜思天下大局不知何法可就澄清但有浩歎

覆夏憩亭

選將之道誠爲至要惟僕所用之人如塔智亭帶邵陽勇林秀

山帶平江勇周鳳山帶道州勇楊名聲帶新化勇卽舍弟輩之
帶湘勇皆有各樹一幟之風止可直隸鄙人麾下未便又立總
統之名貌爲相轄實不相降江汝舟自回楚後並未與弟通書
聞羅山到此有不願長征之意璞山之志久不樂爲弟用且觀
其過自矜許亦似宜於勦土匪而不宜於當大寇惟伯韓近日
來衡弟當與之熟商一切耳戰艦之事近已分局湘潭均刻期
燈節前後畢工惟張觀察購辦之夷礮廣礮到楚尙無確耗若
不俟之以行則彼此皆不能成軍弟北望 君門東望皖江寸
心焦灼豈敢片刻安處而籌辦各件俱非倉卒所能遽就且卽
使成軍以出亦當於黃州巴河九江等處先謀收復又不能遽

赴晉岷老之急大局所在止論地形之要害不得顧友朋之私
誼卽君父諭旨所指示亦有時而不敢盡泥也弟以菲材謬
與戎事蚊虻負山自知不勝往在京師頗好與勝已者往還或
有所圖則招以共事此次膺斯重責豈不知博求藥俊救我不
逮惟念兵凶戰危以萬眾而託命於鄙人苟非慨然相許卽亦
不敢相強閣下珊網之制謹當感佩然幾幾誠求又幾幾不爲
強求此亦自有苦衷閣下應能曲諒之也

覆吳甄甫制軍

奉到手諭並出省至黃州勦賊大咨摺稿敬悉一切國藩屢次
上書商丈皆言鄂省目前但當堅守會垣不必輕言進剿待明

春二月國藩率南省之勇水陸並下然後與鄂省之師會合進
勦云云屢接來諭極爲符合不謂以此獲戾反被參劾竊念吾
師之進退繫南北兩湖之安危卽繫天下之利害此時以極小
之船易炸之礮不練之勇輕於進勦不特勦之一字豪無把握
卽鄂垣城守亦覺單薄可慮雖有 嚴旨切責吾師尙當剴切
痛陳備言進勦之不能得力徒挫聲威省會防守之不可忽船
礮湊辦之不易集湘省之辦船粵東之購礮皆係奉肅清江面
之 旨而來只可併爲一氣協力進攻不可七零八落彼此無
成逐層奏明宜蒙 俞允卽以此獲咎而於吾師忠直之素謀
事之臧固亦可坦然共白於天下刻下旌從已成行否如尙未

起行伏望審慎三思仍駐鄂垣專重防守此間料理諸務總須正月之末乃能出師張道之粵礮尙不知正月能到齊否如其不到亦不復停候矣

覆龍翰臣

頃奉惠函伏審動止康勝德業益懋至以爲慰諭及陳告民瘼一節實有萬不得已具徵仁人君子之用心二三十年來士大夫習於優容苟安揄修袂而養狗步昌爲一種不自不黑不痛不痒之風見有慷慨感激以鳴不平者則相與議其後以爲是不更事輕淺而好自見國藩昔厠六曹目擊此等風味蓋已痛恨次骨今年承乏團務見一二當軸者自藩彌善深閉固拒若

惟恐人之攘臂而與其閒也者欲固執謙德則於事無濟而於心亦多不可耐於是攘臂越俎誅斬匪徒處分重案不復以相關白方今主憂國弱僕以近臣而與聞四方之事苟利民人卽先部治而後上聞豈爲一己自專威福所以尊朝廷也來示之指殆與鄙衷若合符契近日大局益不可問江岷樵至廬以後卽被逆賊圍逼其戚劉君長佑帶楚勇千餘自鄂繼往其胞弟又帶楚勇千餘自湘繼往皆未知能果至救援否黃州旣爲賊據修壘濬壕儼然峒負巴河以下賊舟楫比鱗次動盈百里湖北船礮皆無可恃而崇中丞參劾吳制軍閉城株守不圖進剿諭旨切責頃制軍奏明出省至黃州一帶督戰極小

之舟無幾之礮未練之勇屢逃之兵驅之赴敵至則潰耳崇公
既不知事理而冒昧一劾制軍亦宜據理覆陳不宜輕於一進
此行關係鄂省之安危卽南北之大局所係也國藩奉命赴
皖援勦救焚拯溺豈敢少緩祇以辦船之事非倉卒所能畢工
而張德國觀察回東購礮至今尙無確耗此間專候此項礮位
庶足稍壯聲威計起行之期當在正月之末耳

覆黃子春

劉君霞仙來衡盛道閣下鶴骨松心通曉治體不復踐踏尋常
仕宦町畦郭君筠仙亦稱道不容口比又得夏觀察書尤以推
轂津津三君子者皆與鄙人金石至交許與不妄用知閣下之

風格不似世閒桔槔故態隨人俯仰者也國藩從宦有年飽閱
京洛風塵達官貴人優容養望與在下者輒熱和同之象蓋已
稔知之而慣當之積不能平乃變而爲慷慨激烈軒爽骯髒之
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年來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
習而矯枉過正或不免流於意氣之偏以是屢蹈愆尤叢譏取
戾而仁人君子固不當責以中庸之道且當憐其有所激而矯
之之苦衷也頃聞奉到 寄諭命國藩赴皖援勦自維才智短
淺無能爲役而興辦船隻選練義勇擬以水陸萬數千人夾江
而下規模亦已粗備但求宏才偉識共濟時艱閣下若不棄鄙
人爲不足與謀尙祈岸幘棹舟翩然過我其有不速而爲指陳

長征亦所不辭此科德氣深厚弟極欽佩若朝夕偕行不特可
爲干城腹心而亦可爲龜鑑藥石然鎮守衡永四屬環顧無逾
羅兄者刻下方躊躇也撲山處弟已有書往與之謀定一切期
歸於整齊畫一汝舟若果來衡自當率以俱東耳餉銀一節來
示極爲詳明然江省協濟若湘中之師能至湖口以下始求濟
於江省則其爲詞極順而其應之必速此時師未出境遽爾求
濟亦恐以自治不暇爲辭無以取效於旦夕目下起行之資不
能不取辦本省聞箭翁君青翁爲弟起行需此鉅款日夜焦灼
弟心感喟不安弟在此間極力張羅計水陸各勇七千餘人在
衡發正月一月口糧所費已大不貲能不於省庫索銀解衡卽

是極幸起行途費必向省局支取籥翁青翁點金無術安得此
鉅項也恩之眞足愁惱黃子春兄處頃已爲一函徵聘不知能
惠來否伯樂所賞必非常杼此外夾袋之儲慎無惜時時見告
前少平同年薦馬永熾弟以詢諸筠仙言江西極爲倚重恐難
奪取故不奏調耳乞老兄轉達少翁也

覆王璘山

方今友朋中如足下之精心研求者蓋不幾見僕於此等處亦
頗究心茲將僕之營制與所以位置諸賢人君子之助我者逐
條臚列祈飛書覆我歸於一是且以逆賊楊秀清不過閭里一
偷兒其羽黨亦烏合嘯聚而其官職營制人數之多少旗幟之

分寸號令之森嚴尙刊定章程堅不可改况吾黨奉 朝廷之命與君子之師而可參差錯亂彼立一幟此更一制不克整齊而畫一之哉所定條款務望遵從卽小處或有不當亦當委曲商酌不可遽爾違異

一舊制三百六十人爲一營茲添爲五百人一營每哨添火器二隊刻有新營制一紙足下之二千人卽可分爲四營

一營官必須賢能之士卽幫辦亦須博求時彥與其一手經理或有不逮不如求賢以自輔也現在貴處各營官幫辦中有朱鐵橋鍾台州及桂東之某生僕所倚信亦在此三君子此外則閱歷較淺恐未足恃僕意足下自將一營以朱鐵橋輔之朱石

樵將一營以鍾台州輔之孫闓青將一營以桂東某生輔之鄒伯韓將一營以其本家元採等輔之此三君者皆足下平日深相契好以之分帶足下之勇有相成之益無相妬之嫌此區區位置之苦心想足下能鑑照也

一陸路十二營須有一總提調擬以朱石樵爲之提調斷不可無兵故令其自帶一營又恐其不能斤斤於營中之瑣務也故以鍾台州輔之行軍必有智勇兼全者爲先鋒茲特立嚮導處擬以足下爲提調又別立偵探處擬以鄒伯韓爲提調此三提調者皆極要事也三君子皆自帶一營而又兼管此三事分之則各有專職合之則聯爲一氣

一陣法初無定式然總以握奇經之天地風雲龍虎鳥蛇爲極善茲以五百人定爲四面相應陣以爲凡各陣法之根本各營均須遵照茲附去一紙其每隊之鴛鴦陣三才陣前已刻式茲亦附去一紙

一貴處所畱之鄉勇聞有二千四百人分爲四營外其餘剩四百人竟可汰去

一羅山往永興時與我握別面訂曰旣不肖放我還山則或在幕府參謀或帶一營同行或畱守衡州三者惟君之所位置現在鄙意欲畱羅山守衡蓋他人難當此一面也如羅山守衡則尊處所剩之四百人卽交之勦辦土匪

一長沙丁氏兄弟皆一時賢俊比之新化之鄒湘陰之郭殆將
過之聞丁秩臣之弟號巽卿者艱苦忠信智勇深沈足下若能
求此人帶勇則可師可友望設法求之足下忠銳絕倫惜尙未
能多求勝已者耳